

孤勇者的灵魂咏叹调

——读胡性能的《猛犸象》

宋家宏

胡性能的中篇小说《猛犸象》自2025年在《百花洲》第6期发表以来,获得了文学界的广泛好评,相继被多家选刊转载,多次荣登“好小说”榜首。小说以“我”收到的一封信到半年的来信开篇,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回忆,串联起两人跨越数十年的友谊与疏离,在时光交错中描述了主人公许东生(译名“猛犸象”)从热血青年到理想主义殉道者的一生,谱写了一曲深沉的孤勇者心灵悲歌。

许东生出生于滇东北乌蒙山区,凭借苦读考上大学。作者从他的地域文化性格入手,结合时代与社会的变迁,逐步展开他的心灵变迁史。受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多重影响,乌蒙山区的人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地域文化性格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“犟”。这个词在日常使用中往往带有贬义。其实,这是个中性词,它的基本含义包括内心孤傲、执拗、不服输、认死理、一往无前、桀骜不驯等。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场合,这种性格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。许东生的地域文化性格,让他自始至终处于一种未经雕琢的、原始而蓬勃的状态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他考上了大学,来到昆明。这是许东生心灵变迁史的第一个阶段。

那是一个朝气蓬勃、满怀激情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,也是一个对自由、叛逆、个性追求不仅宽容,甚至心怀期待的年代。许东生因古代文学老师读错字而愤怒离场,带领舍友逃课对抗陈旧的教学体制和方式。他留长发、梳小辫,格外叛逆。他左手写诗,右手下围棋,主编文学社刊《地平线》,浑身散发着文艺青年的激情与活力,彰显出追求精神价值的鲜明个性。他的叛逆与反抗总体上与时代特征吻合。这种叛逆源于对真理和尊严的本能维护。他的精神底色干净而明亮,对未来充满希望,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和改变世界的热情。

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许东生的“先锋”特色和叛逆性格也不可能被社会完全接受。毕业后,他想留在昆明继续完成梦想。于是他拒绝工作分配,选择留在昆明“抗战”,以放弃“铁饭碗”的决心来完成他的梦想。由此步入许东生心灵变迁史的第二个阶段:他开始直面生存压力,但始终尝试在现实中安放自己的理想。半年后,他去了海南。那时的海南,是追梦者的圣地。在海南漂泊期间,他做过各种底层工作,甚至为了生存而从事广告推销。他幻想通过赚快钱实现财富自由,然后专心写诗。他在亲历现实的残酷后,充分意识到物质基础的重要性,但精神追求始终是他的终极归宿。他内心仍然鄙视功利与钻营,保持着文人的清高;虽然饱尝生活的苦涩,却并未沉沦。

然而,这一选择,注定了许东生作为孤勇者的悲剧命运。绝大多数孤勇者都是理想主义者,理想主义者往往具有“先锋”特色。他们的思想观念常常超越所处时代的大众认知

水平和接受能力,这是他们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。许东生的思想观念超越了许多同时代的人,自然不会成为例外。另外,理想主义者的核心理念是追求纯粹、完美,如绝对的正义、平等或自由。一旦这些理念落地于复杂、混沌的现实世界,特别是在现实世界发生巨变的时代,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会产生无法弥合的裂痕。这道裂痕不仅源于观察角度的差异,更是现实内部本就存在的、无法弥合的矛盾造成的。许东生生存与发展的时代正处于社会转型变革时期,社会的多重矛盾非常激烈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,经济大潮汹涌而来,许东生向往的海南正处于这场大潮的潮头。诗人的精神追求与社会物质浪潮发生了尖锐冲突。“人文精神大讨论”是当年的重要事件,“精神价值失落”成为社会普遍现象,这就是现实自身存在的裂痕。许东生在海南挣扎、碰壁,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激烈撕扯之中,最后又回到了他当初想逃离的云南。

回到云南是许东生心灵变迁史的第三个阶段。毕业后“拒分配”和“赴海南”的经历,对许东生的心理造成了深刻影响。他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现实并非大学时代那个纯粹的“象牙塔”,所遭遇的失败让他的心灵变得脆弱而敏感。回到云南后不愿与老同学相见,这是出于孤傲的内心,以此隔离他人、保护自尊,避免暴露自己的脆弱。一个不服输的人,只能不断用“赢”来填补内心的不安全感。他无法接受平庸,他要一往无前地追求他的理想。这种心态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反叛型人格,他渴望独特性和自主性,抗拒顺从。亲历了许多社会不公后,他难以容忍违反平等、自由与正义原则的事。疾恶如仇、桀骜不驯的性格,让他更加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。他找到了实现理想的职业——记者,试图用手中的笔改变世界。这个孤勇者,开启了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的征程。他孤独而激昂地化身为社会正义力量,历尽艰辛揭露烟站压级压价、坑害烟农的乱象;调查水利工程腐败时,他六亲不认,甚至因此与“我”决裂,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正义感。他拒绝为发稿而收钱,拒绝为生存而漠视黑暗。他在记者这份职业里找到了自我价值,也为社会公平正义与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他的心灵更加坚硬,棱角更加分明,再也不想向世俗妥协、圆滑处世。

许东生因调查化工厂污染事件遭人陷害,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,但他坚决不认罪。出狱后,为揭露陷害者“黑桃K”的罪行,他伪装成外卖员持续追踪,最终在南二环路被对方驾车撞死。从蒙冤入狱到出狱后的复仇,是许东生心灵变迁史的第四个阶段。牢狱之灾没有磨平他的棱角,反而将他淬炼成一个悲剧性的复仇者和殉道者。他被创伤与仇恨磨砺得心性刚硬,绝不妥协、拒绝认罪。在狱中,他阅读《基督山伯爵》《日瓦戈医生》,从单纯的愤怒转向了深沉的



思考。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受害者,还是正义的坚守者。他主动提出离婚,以此保护家人。出狱后,他拒绝了仇人的收买,选择了一条同归于尽的道路。他购买了高额保险,安排好身后事,斩断了世俗的羁绊;他明知自己力量微弱,却怀着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决绝。他从孤勇者变为复仇者,这是对公正的执着追求与对个人操守的终极坚守。小说结尾,“黑桃K”最终落入法网,这是作者对这位悲剧英雄表达的敬意,也是留给读者的慰藉。

许东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,和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,其生命以悲剧落幕,但这并非理想主义的终结。理想主义的真实价值,恰恰在于它能够引领时代与社会不断向前。许东生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,但他的精神力量却可能唤醒麻木的人,不断激发变革的动力。他的“失败”是点燃未来的星火,正是这种不屈不挠、一往无前的坚守,让我们拥有对抗现实的底气,而非让我们一味地顺从命运的摆布。作者胡性能在一篇创作谈中说道:“许东生像一个逆着时光行走的人。我想借这个人,为我这一代人留住那么一点点体面或尊严。”在这篇小说中,作者常用“我”的平庸、顺从、安于现状的性格,反衬许东生的形象。其实,这位孤勇者的形象,可以映照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世人的多种面貌。大致可以归为四类:一是不忘初心的理想主义者,他们是前行者、孤勇者;像许东生一样,这类人在任何时代都稀缺;二是认清现实而选择沉默或躺平者,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有人格与信仰,穷则独善其身,不因利己而作恶;三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基本丧失了人格与信仰,以“精致”的手段达成“利己”的目的;四是野蛮的利己主义者,全然抛弃理想和人格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

这便是作家胡性能的《猛犸象》给予我们的启示,也是它赢得广泛好评的价值所在。

丹青随意的行者

——评陈孝宁《草意山水》

陈允琪

陈孝宁教授提出的“草意山水”,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画“写意山水”的现代凝练与体系化建构,极具学术价值。其以“承大写意之神,运草书之笔,求逸笔草草之韵,抵畅神达意之境”为核心纲领,构建起从精神内核到技法语言、从审美旨趣到艺术追求的完整艺术体系。《清秋》《秋山》《溪亭》这三幅六尺斗方作品,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注脚与鲜活实践,既守住了中国画的笔墨根脉,又以鲜明的艺术风格,为当代山水画创作探索出全新路径。

理论体系:从道到法的完整闭环

“草意山水”绝非凭空造境,而是对传统文人画精神内核的现代提炼,由此构建起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体系。

精神支撑:大写意理论

以“舍形取神、遗貌取意”为根本旨归,摒弃对自然山水的刻板描摹,将创作者的情志、哲思置于首位,让山水成为精神的载体,奠定了重神韵、重本心的创作基调。

造型手段:草书笔法

以“书画同源”为核心,将草书的跌宕笔势、贯通气韵、书写节奏融入山水造型,以线条为骨,让山石、林木、云水皆具书法的生命力,实现“以书入画、以线造型”的艺术转化。

审美追求:逸笔草草

传承倪瓒“逸笔草草,不求形似,聊以自娱”的文人审美旨趣,以技法纯熟后的随性挥洒,追求简淡空灵、疏放超然的格调,以简驭繁,尽显笔墨本真之美。

终极目的:畅神达意

以山水为媒介,消融人与自然、笔墨与心灵的壁垒,实现创作者的情志舒展与精神自由,同时引发观者深度共鸣,最终臻于“天人合一”的艺术境界。

作品实践:三种风貌,一脉相承

三幅作品虽风貌各异,却严格遵循“草意山水”的核心要义,从不同维度诠释了这一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。

画作《清秋》:清逸疏朗

写尽秋山旷远。以草书笔意写山石、树木,线条飘逸舒展,提按顿挫收放自如,远山以淡墨晕染,近景以简笔勾勒,书写性贯穿始终,尽显“逸笔草草”的洒脱。

其意境以留白造境、虚实相生,山间隐舍、秋水空明,烘托出秋山空蒙、隐逸超然的文人意趣,完美契合“畅神达意”的终极追求。整体风格清润疏朗、空灵淡远,是“草意山水”逸品格调的极致体现。

画作《秋山》:雄强恣肆

写透秋山风骨。以狂草般的线条劈斩山体,笔势纵横,墨色淋漓,浓淡干湿层次丰富,线条极具书写张力,尽显草书入画的奔放恣肆;以大写意气魄重构

山水,瀑布留白,山石雄奇,山间小屋隐于雄山之中,营造出“天人合一”的磅礴意境,是“以意取法”的生动实践。整体画面雄浑苍劲、气势开张,彰显了“草意山水”雄健的笔墨力量。

画作《溪亭》:雄浑秀润兼具

写活溪山气韵。以草书线条勾勒山石林木,浓墨点苔错落有致,以淡青、赭石浅绛设色,一抹暖红点亮秋山,实现“以意驭色”的艺术效果,笔墨与色彩相得益彰。全景式构图开合有度,溪畔孤亭隐于山水间,营造出可居可游的隐逸之境,传递出创作者悠然寄情林泉的心境。

艺术价值:正本清源,当代启示

在当代山水画日益追求制作感、视觉冲击力与功利性表达的背景下,陈孝宁教授提出的“草意山水”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:

回归笔墨本体。重新确立了“以书入画”的核心地位,让山水画回归线条、笔墨的本质表达,摒弃匠气与过度制作化。传承文人精神。坚守“逸笔草草,畅神达意”的文人画精神内核,让山水画重新成为个体心性抒发的载体,而非单纯的视觉商品。

构建完整体系。将传统文人画论中的零散概念,整合为从精神到技法、从审美到目的的完整理论体系,为当代山水画创作、教学与传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清晰路径。

实现创新发展。在坚守中国画笔墨根脉的基础上,赋予写意山水鲜明的当代艺术风貌,让传统文人画在当代焕发新生。

陈孝宁教授是丹青随意的行者,他的“草意山水”是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,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。三幅作品各具特色的艺术风貌,生动诠释了“承大写意之神,运草书之笔,求逸笔草草之韵,抵畅神达意之境”的核心主张,既是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创造性传承,也是对当代山水画创作的重要贡献。



《溪亭》 陈孝宁作

窗外的风景

田渊

秋城夏日的清晨,我被窗外的鸟鸣声唤醒。揉着惺忪的睡眼,拉开窗帘,一幅天地初开的画卷徐徐铺展在眼前:旭日还未升起,却已红霞漫天,云霞倒映在省耕湖澄澈的水面上,将湖水染作一池微微漾动的胭脂。几只细脚伶仃的灰鹤静立于浅水处,如同几笔淡墨轻染在粉红的宣纸上。远山渺茫,几缕白雾如游丝般缠绕山腰,若隐若现。路灯尚未熄灭,城市犹自酣眠,天地间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幽远与清宁。

我转身坐在茶案旁,按下烧水壶电源键,打开青花陶瓷罐,舀出两勺存放多年的普洱熟茶投入壶中。壶中的水渐渐沸腾,我舒展肩背,深呼吸,安然静候,心绪也随着壶中缓缓舒展的茶叶慢慢沉静下来。

此时,朝阳终于喷薄而出,万丈光芒洒满室内,整个世界仿佛瞬间被点亮。我执起茶盏,茶汤醇香袅袅,轻呷几口,一股暖流顺喉而下,温润地沁入四肢百骸——仿佛五脏六腑都被这股暖意温柔包裹,周身筋骨也随之活泛舒展。

窗外的路灯不知何时已悄然隐去。公园步道上,晨跑、快走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三

三两两点缀在绿意之中。不远处,太极舒缓的乐声在风中悠悠流淌,街上车辆的鸣笛声也渐渐清晰起来,就像大地的脉搏。小区大门外的人行道旁,几位赶早市的大妈已经依次摆开葱蒜辣椒、茄子瓜豆、白菜土豆。窗外的鸟儿,早已敛声收翅,想来是各自觅食去了。原来鸟儿也要奔波觅食,方能果腹。念及此,我不由得轻叹一声:人类虽为万物之灵,看遍世间百态,但不论身份高低,或凭学识才干服务社会,或靠一己之力谋生度日,大都早出晚归。这般奔波劳碌,与枝头的鸟儿又有何异?

眼前的光景,曾是我心底暗自憧憬了千百遍的模样:无拘无束,自由自在;不必再听檐下自以为是的闲言碎语;不必再与市井小人虚与委蛇;不必对道貌岸然者强颜欢笑;不必在应酬的酒局上推杯换盏;更不必在闹钟骤响、神经紧绷的清晨惊醒……如今,安然坐在窗前,清风拂面,草木的芬芳漫窗而入。眼前是红霞漫天的天际,远山隐入云霄,晨练者步履从容。过往种种——职场的艰辛如霜,世俗的险恶如刀,人性的幽暗如渊——此刻皆如天边的云絮,被徐徐清风轻轻拂去,成

了缥缈的过往。

世事无常,恰似沧海;人生苦短,宛如孤舟。悠悠岁月长河,我们曾奋力划桨,在职场洪流的漩涡里沉浮过,在风雨交加的夜路上挣扎过,在荆棘遍布的路途上拼搏过,在稻浪翻滚的田野上欢笑过……也默默咽过委屈,忍痛抚平暗伤留下的疤痕,也曾抵达世俗眼中成功的彼岸……半生乘风破浪,搏击风雨,终于驶至花甲渡口,舟泊平静港湾,鞍卸碧草南山,一段新的旅程就此铺展于脚下。所谓诗与远方,向来是心有所向者永恒的灯塔;远方可以时时憧憬,诗意亦可于日常中品味。至于生活本身,何须苦苦执着与计较其中的恩怨情仇、苦乐成败?它本就是用心血、汗滴与泪珠谱就的人生长歌。当案头的清茶映照融融暖阳,当窗外的风景次第映入眼帘——这静默安然的日常,正是历经风雨后,生命交响诗中最静谧而深沉的终章。

静坐窗前,有所思而无所求,闲看茶烟袅袅,云影舒卷,任清风漫卷书页,任电话铃声兀自响至停歇——这无事牵绊的悠然,便是岁月给予历经风霜终得释然的归人最大的馈赠。

